

山海情韵

沐官岛的北泉子

□吴仕敬

沐官岛的最北面，有一汪清泉，村民称之为北泉子。北泉子充满了神奇。

泉眼自然形成，位于沙滩之上，南侧草木葳蕤，北边海波荡漾。泉中蓄水数尺见方，泉水清甜甘冽。遇到涨大潮的时候，海水就会涌上沙滩，把泉眼完全覆盖在下面。这样的泉水还能喝吗？村民们丝毫不担心。老辈人说过：“甘泉之水，海不能侵。”只要海水退去，泉眼里流出来的水依然是甘甜的，仿佛海水根本就没有来过。目睹过这一现象的人，无不拍手称奇。对此，《青岛名胜》中也有记载：“沐官岛上曾有甘泉，地处海滨，潮来则隐于水下，潮退即可取用，据说水脉连接日照丝山，故又名‘丝山泉’。”

丝山位于沐官岛西面数十公里外，与海岛隔海相望。相传沐官岛是地震形成的岛屿，四面环海。这一清泉，是如何来到海中这一隅的呢？村里的老人讲过一个神话传说。当年海里的一位仙女，到陆地上清修。为了不影响当地百姓，她在能

够望见海的地方，用自己的秀发化成了一座大山。山上有神泉，顺山而流，形如丝缕，故名丝山。北泉子的水脉，就源于丝山，因此得名“丝山泉”。穿洋过海而来的丝山泉，是仙女对这一方生灵的恩赐。

北泉子的水甘甜且纯净。盛水的器皿用很久也不会有水垢。用泉水泡的茶，更是色泽清透、清香扑鼻、回甘悠长。村里长寿的老人很多，想必与泉水有很大关系。喝过这泉水的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念想。沐官岛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过往船只理想的休整补给地。不管是谁来了，对于神泉的由来，都啧啧称奇。很多年以后，有些来客都一把年纪了，对泉水的品质仍念念不忘。

北泉子的泉眼虽不算大，但是涓流不息。大涝不见其水涨，大旱不见其水低，似乎置身于尘寰之外。泉眼周围环抱的小水汪，清澈见底，下面的沙子历历可数。若不是水在流动，俨然就是一幅美丽

的画卷。岁岁年年，几十户村民倚泉而居，生活怡然自得。海边玩耍的孩子，时常会跳到泉沿上，伸着脖子去汲几口水——这绝不用担心会被大人们责怪。大人们口渴的时候，也会俯下身来，掬一捧清泉解渴提神。

有一年夏天，天气大旱。面对烈日下蔫头丧气的庄稼，人们只剩摇头叹息。望着干涸的池塘和水井，有人感叹北泉子的遭遇——如果北泉子没有被炸过，喝水就不用发愁了。小学老师曾在自然课上讲过，早年间有人觉得北泉水流太慢，就想把泉眼扩大，更好造福于民。结果呢？炸药响过之后，曾经的涓涓细流就只剩下滴滴答答的水滴。说到这里，头发花白的老教师叹息不已，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尊重自然、珍爱环境。这堂课让我铭记在心。

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家乡，北泉子那份甘甜就会涌上心头。

往事悠悠

涩涩的水萝卜棵

□马志丁

莫愁客到无供给，家酝香浓野菜春。儿时每年青黄不接时，正是野菜占据农家餐桌的时候。万千野菜中，不起眼的水萝卜棵是我的最爱。水萝卜棵又称马康草、涩荠菜、离子草等，却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学名。水萝卜棵的叶子一面光滑，一面有些涩涩麻麻的毛刺，整个植株看上去不怎么清秀，我也没找到半句关于它的古诗，看来着实普通。但无论如何，水萝卜棵都是我儿时野菜里的“扛把子”。

“水萝卜棵(kuō)，打豆沫，越打越好喝”“客(kē)来了盖上锅，客走了掀开锅，大人小孩站着喝”……这是儿时村里流行的谚语。据说水萝卜棵有养肝、利尿等功效，但农村人不管这些，能吃、好吃就是王道。

我清楚记得，天气变暖后村邻们相继开始给麦地除草。“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母亲锄草时，总会把水萝卜棵单独拣出来，收集到篮子里。等到了中午，母亲就挎着半篮水萝卜棵回家了。母亲喜欢做水萝卜棵咸糊糊——

谚语中“大人小孩站着喝”说的便是它。咸糊糊其实就是玉米糝子煮成的粥，粥里可以加花生米、黄豆等，但无论加什么，水萝卜棵都少不了，那股透着原生态乡愁的味道，至今都还在我脑海中清晰萦绕。母亲择掉水萝卜棵的根部，而后洗净、掐段、焯水。待花生米煮透、糊糊烧开后，将水萝卜棵撒进粥中，用勺子搅开，再盖锅烧开，便可食用了。舀进碗前撒上食盐、淋上香油，食材的各种香味便充分调动出来。“大碗儿冷，小碗儿喝，一喝喝到日头落！”瞧！人们对水萝卜棵咸糊糊是多么钟爱！

水萝卜棵美食可不止这一种做法。蒸菜、烙饼时，只要让水萝卜棵当主角，那味道就绝对差不了。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母亲用水萝卜棵包的饺子，口感不亚于苏东坡的春鸠脍。她将水萝卜棵简单焯一下后把水沥干，切成菜碎，打上五六个鸡蛋，拌上葱末、姜末、食盐、大香粉等，搅匀。饺子馅儿做好后，母亲再用散发着麦香原味的自产小麦面粉擀

皮。包好的饺子滑进泛着水花的大铁锅，点过3次冷水后，滚烫的元宝形饺子就开始撩拨人的味蕾了。对我而言，这是那个泛着苦涩的年代里最美的膳食！

如今我已到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一些儿时的记忆随着农村路面硬化的推进而慢慢消失在村东浅浅宽宽的河流里。但那涩涩的、毫无造作之姿的水萝卜棵却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童年珍珠愈发清晰。于是，我决定瞅准时机一定去剜上一篮子水萝卜棵，站在老家的院子里喝上一碗咸糊糊、吃上几个水萝卜棵馅的饺子。



朝花夕拾

老街

□魏津

拐进夏天，一轮接一轮的花事相继谢了。谁家的蔷薇，挤挤挨挨翻过栅栏，在晨光里争抢着绽放。十几天的时间，一开一谢，都是轰轰烈烈。

老爹习惯早起。每天一大早他都会拿一绿小喷壶，到露台上对着一盆盆青枝绿叶饶有趣味地浇水，看清亮亮的水珠跳跃撒欢儿。偶有一声鸡啼，撞破老街上的寂静。

老伴走了以后，儿子劝老爹进城。他却说再过些时日——手脚不灵便了再去。儿子说一言为定。坐在摇椅上观报的老爹，从花镜的上方瞧一眼儿子，点了点头。

老街老了。老得老态龙钟，老得步履蹒跚。搬走的人已十之七八。他们中有的进城帮儿女照看孩子；有的图洗澡如厕方便，忍痛花光积蓄搬进了镇上新建的楼房。

老街静默着，从东头一路走下来，难得听到人声。但那棵六百年的老槐树还在，红墙墨瓦的观音庙也还在。远离繁华和喧闹，

静听岁月寂然的跫音，怀一份安然阅读老街四季，有小河低吟，有陌上花开，亦有雪落无声，偶尔还看见几张陌生面孔在小雨中擎一柄雨伞，对着老街久久发呆……

街上的老伙计越来越少了。常跟老爹走动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去年退休的画家，一个是写了一辈子毛笔字的账房先生。下午的时候，他们喜欢在门前的老槐树下摆龙门阵。老爹至今还订着一份本市的晚报，画家则是不停地摆弄手机，并不忘随时调侃一下老爹。“爷们儿，落伍了！报纸，喊，现在谁还看？”“敲锣卖糖，各爱一行。还是报纸靠谱！”账房先生不偏不倚，看他俩斗嘴直乐。

他们也时常凑在一块儿喝酒。市场离得近，买东西很方便，30元钱就能买四五样小菜。然后酒杯一摆，菜呢简简单单，酒也浅尝辄止，要的是一个氛围、一个舒畅。那些陈年往事，尤其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总被他们津津乐道。

前年早春的一天，画家在老街上逛着，看见斑驳的黑漆大门上贴着鲜红的春联：春风掩映千门柳，暖雨晴开一径花。几簇迎春的枝条从矮墙上探出头，枝头上绽开鹅黄的花朵，红黄黑十分夺目。画家知道这户人家去年也搬走了，却依然把春联贴上去。画家登时觉得心旌摇曳——已经很久没有创作的冲动了。他匆匆回了家，抓起照相机到老街上一顿狂拍，再回到家在电脑上简单地编排一下，配上文字，顺手发到了网上。没想到，竟有那么多人喜欢。很快，人们蜂拥而至，自驾的、坐公交的……老街逐渐成了“网红”，寂寥了很久的街上年轻人摩肩接踵，过节时，这条弯曲的几百米长的老街，像条巨龙一样，一点一点蠕动了起来。

老爹、画家和账房先生，恋恋地走在老街上。拐角处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他们几乎同时看见，一些头戴安全帽的陌生人，正在忙碌地搭设脚手架……

琅琊放歌

大珠山凌云赋

□李全文

山涧那么多的松
一排排一株株伫立在礁岩
上承天光云影，下接波澜不惊
像极了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儿
她们在欢笑
笑春风，笑月色，笑涛走云飞
而宠爱她们的，除了林间的飞鸟
还有一片连绵不断
葱葱郁郁的竹林

她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年四季惯于受命不迁
深固难徙
斜风细雨之际
打扫一些月光与鸟鸣
在这夏至赤日炎炎之际
上苍多的是风和日丽

在这寂静的大山
以及灵山湾的波浪里
只要有风，就会有英雄得志
就会有气势汹涌与叱咤风云
无人可以抵挡这浩浩荡荡的山林
并且，在这姹紫嫣红的西海岸
只要有一粒松树扎根
就会有一片虚怀若谷
在明天悄悄诞生

蝉鸣

□程爱国

夏日的蝉鸣
仿佛调皮的琴童
用手指久久地按在同一个键上
韧性而单调的音符
在燥热寂寥的树林里自由延长
催眠了树下歇晌的农人

我把童年举在竹竿
用面筋黏住歌声的翅膀
在嘹亮雄浑的高音里
添几个黑色的休止符
让人生留一片恬淡的荫凉

七月的阳光

□周家海

像一匹金色的骏马
疾驰腾跃
奔跑在祖国的大地上
点燃了清晨的静谧
和草叶上炫酷的露珠

当鸟鸣喜滋滋披上霞衣
荷塘沉浸于镀金的欢欣
风背负着蹭阳光热度的
荷花和荷叶的清香
尾随江河溪流边赶路边唱

七月的阳光
热情热烈，豪情万丈
所到之处
点亮了大江南北
诗意满满的缤纷绚丽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